

海上塵天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海上塵天影

下

〔清〕司香舊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上塵天影第三十三章

梁溪司杏齋附編

翠袖圓命嬌貴芳菲

紅樓金屏仙傲嬌光

韻蘭在米連船樓上方欲同秋鵬下來覓覓芝仙及梅伯琴仲爵進士蕭雲都來了。說道我們到幽貞館去招你。你們倒兩個在這裡做什麼。玉田輩實在你那裡等。你同到關紅樓。他們說你在這裡尋常就走了。來你快些回去。同他們去罷。你是主人。該早去伺候的。蘭生兄弟同便嬖妹子雪貞妹子先就去了。一回子兩位太太都要來了。沒得叫客人反伺候你主人的道理。韻蘭道。知三個侯呢。伯琴笑道。他先去了。恐怕還要到點鐘那裡。趁熱被頭兒呢。韻蘭笑道。爛古根的東西。總沒好話過。一回太太奶奶小姐們門前你也敢放肆。我倒服你。你們來了。甚好。秋鵬正在這裡不自在。你們同他去罷。我回去也就來說着下樓去了。仲爵之仙看秋鵬神怕呆鈍。因問道。你什麼不自在。還着這樣美人。這樣才情。這樣知過難道還不足麼。秋鵬不答。向友梅道。你知道翠梧在這裡麼。友梅笑道。此時來的。秋鵬道。昨夜青朱的。伯琴等笑道。怎麼一個人好寄麼。友梅也笑道。到底翠梧來沒來。秋鵬道。誰來哄你。你招我書箱裡頭沒得翠梧。你一輩子不理我。伯琴笑道。倒也奇。聞書箱裡好藏起人來。馬正好放在皮箱裏了。進士道。友梅你招一招友梅笑着。一招只招着一個髮髻。把一張紙包上。包裡頭還有兩封信。眾人通通看了。有知道翠梧的。有不知道翠梧的。友梅是深知底細。把他的交情講了一通。伯琴看秋鵬蹙蹙去。並不理會。一時兩眼直睜着牆上。若有所思。進士私告仲爵道。你看你的金蟬兒。好似改了一樣子。友梅道。他必定為這個人的緣故。我們同他到關紅樓去散散罷。否則要發病來了。因道。秋鵬。你也不要受閒操。他說要送白粉。分來。既有花神廟的說。請我們大家捐助些。叫韻蘭姑娘趕緊收拾。便叫翠梧來。你就可以與他相見了。這回子且同你到詩社裡去做詩。秋鵬道。我做的詩要考第一呢。仲爵笑道。你的才一定不作第二人想。韻蘭也做不過你。秋鵬道。不。我勝過韻蘭。我便該死。就是環姑我也不肯佔他先的。說着同出了門。寓中自有園丁替他看守。眾人又在路上談論翠梧的事。仲爵又講收拾花神廟的章程。不多一回。到了關紅樓。見蘭生在桃林中折花。雙環同雪貞捉得

一隻綠蜘蛛摘了髮絲在草叢中縛燕卿倚着闌干知三袖了兩手俯在燕卿肩上看他帶的花兒兒侯蹲在地上看燕卿的蓮瓣韻蘭在裡頭指揮陳設佩環湘君碧霞督着人在門外張設彩幕看見眾人笑道進去罷文玉秀蘭玉田在桌子上理牙簪其餘尚未到齊眾人走上六七級臺階是三大間朝南的外院排着兩席東首便是蒼軒也是三間朝南排着兩席東西相向也是兩席椅轎椅墊都是五色緞子繡着折枝桃花是韻蘭特意去趕辦的燕卿見伯琴衆人進去便迎了出來笑道今日只得屈你們坐在外院了便招呼砌茶搥手中蓮士笑道雅極了秀蘭便也立起來招呼伯琴便去拉住說道你幹你的事仲蔚笑道這地方看桃花是好極了介侯也走了過來笑道你們倒意蒼軒去望一望回來太太們來了不好亂走了仲蔚笑道只有友梅秋鶴同你客氣些秋鶴還比你們熱洽秋夫人是秋鶴的過家媳雙瓊妹子是女門生芝仙媳嫂近來也拜見過了要想問業又是過家媳嫂太太是向來見過的同顧太太俱是過家伯母僅不過同我們媳嫂妹子稍為拘謹我們都是一家只有你們兩人客氣今天看你們拘到怎樣這時友梅已到門簾裡頭望了一回伯琴招呼蘭生道蘭兄弟來罷子細過着蟹毛蟲說着只見兩位太太帶着珩璧素珍素秋幼青素雲一班花園錦簇的都來了笑道好熱鬧韻蘭燕卿佩環及碧霞皆出來迎接笑道太太奶奶小姐好興致這回子就來了我們打諢還要親來邀請呢這禮知三伯琴等都過意蒼軒去見了此時秋鶴心中稍暢也進去見過大家出來只見蘭生手中握着一捧桃枝走進來與衆人見了便把折枝分插在各處瓶裡佩環督張綠幕完畢也進來替他插花程夫人笑道你就坐坐罷不要忙誰要你折花蘭生道佩姊姊叫我折的忽見雙瓊拿了一隻蝴蝶笑嘻嘻的進來後面跟着雪貞程夫人道你做什麼今年十五歲了還是孩子氣喜珍笑道我家姑娘十七歲尚且好頑雙妹妹有這等聰明造這些巧意兒真是難得的不知將來誰是有福娶他去雙瓊只做不聽得執着鉛筆在窗口畫這隻蝴蝶像兒程夫人道雪貞姑娘的古期定段定喜珍道去年就下定了今年七月廿二出嫁雪貞紅了臉說道媳嫂別的不說單把我們朱打起雙瓊方欲說話忽見蘭生家的大丫頭秋霞也來了後面佩環跟着顧夫人是最歡喜他的便去攬他的手素秋雪貞喜珍知道是顧府裡最有體面的丫頭雖然使婢與姑娘無異內外的人皆稱他姑娘的所以大家也立了起來珩璧笑道霞裳妙難得

跑到這裡來蘭生便也走進來顧夫人拉着霞裳在房裏坐下笑道：「你這裡沒過麼？」霞裳笑道：「親家太太搬進來的時候，我弄了一鍋粥，第二天還沒有走到這裡，也未過，回向浙賢笑道：『姑奶奶，你不知道蘭哥兒到了這裡，太太同二太太天天記念他，來的時候不是天熱，衣服沒得帶，大家盼望他回來也就完了。』豈知又是不回的。這幾天還好，昨晚起了一陣涼風，倒比先前冷些了，就要差人送衣服來，恐怕不周到，太太本來說要領兩位太太，就叫來順便送一件薄棉衣服給他，換上我同小丫頭子蘭信這位佩姐就領我來了。程夫人笑道：『你也太小心了，他在這裡怕沒衣服麼？』今早我已給他換了，佩姐笑道：『太太你還沒知道，他十五歲的人，還沒知冷暖，一回冷了，他還裹着這個天氣，容易傷人。』蘭生笑道：『霞姐，今兒就在這裡賞桃，也不用回去了。』我明兒同你回去，顧夫人笑道：『自然在這裡頑，喫飯難道還叫餓着肚子回去麼？』程夫人道：『霞姐，你就住在我那裡罷，他又要回去，我勉強留他的，你既來了，我明兒便放他去，與你一同走。』霞裳笑道：『我家太太等我回去，不去要理他呢。』顧夫人道：『你放心，我先叫跟你來的小丫頭回去，給太太一個信，說明早同小丫頭一起回來，說着便把這小丫頭打發去了。』霞裳只得住下，這裡姑娘們有不認得霞裳的，當是蘭生的姊妹，大家叫他姑娘，後來曉得是大了頭，方在姑爺上加他的名字，佩姐留心看蘭生與霞裳的神情，意氣，親熱非常，便已知道一二，却說霞裳來了許久，不見馬利根二人，因近日最為親近，便請韻蘭燕卿去轉請韻蘭，笑道：『我已請了三次，他辭了三次，說要替秋鵲做的氣球趕好，且又不大喜歡中國菜，他又是大方教，今日是瞻禮，不能喫葷的，不過喫些雞子魚蝦無毛的東西，故萬萬不能來了。我也只得由他，望瓊聽了，也便罷了。』那邊佩姐又去招霞裳到外邊去頑了一點，韻蘭見霞裳素靜知趣，十分愛他，當時送他一件閃金貢緞襖料，一個翠玉戒指，霞裳再三不受，蘭生反替他收着，霞裳只得謝了韻蘭，又請他常來園裡頑，頑并要轉請太太二太太來逛一日，我們現在除這裡的林姑娘還有桐華阮的二位姑娘，二位金姑娘其餘都是佳客，須極熱的客人，方往來呢。霞裳笑道：『我家太太說的，等我們親家老爺到來接印的日子，要到這裡來住幾夜，逛逛呢。』韻蘭道：『好極了，這時候我再來請，你也常來，不用生分。』兩位夫人真真個這位蘇姑娘又能幹，又有識見，我們親戚姑娘怕弄了頭還趕得上幾分，其餘通不及呢。』韻蘭笑道：『我算什麼人？太』

太把我也打起來了。那邊伯爵走過來笑說道：「論起事業來雖然不好，但現在已經定了主意了。論起人來，姑娘裡頭純正的派，致總要推他第一。他現在要收拾一所花神廟，當中就供姑娘們的小照。說：『姑娘本來是花神降生，就受受人家的香烟祭祀，也不為過。』」程夫人道：「怎麼弄這個頑意兒起來？相君這道當中自有大機，此時還不便說破。這是一位得道的尼姑起意的，恐怕素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小姐當小姐都是脚色呢。相君這句話一提，素秋喜珍玢雙瓊宮自忽然想起一個夢來，喜珍雙瓊宮自衍聖是一夕同做的。素秋是一個人獨做的，各述所見，說一個夢，一個碑，一處百花宮。雖然模糊不確，而大致恰是相同的。於是大家歡喜起來。二位夫人本來聽得相君有些先知，惟不肯輕露本相，聽了這番言語，因笑道：「這也奇了！你們怎麼都有這個夢呢？雖是夢幻，無憑然同得也奇。為什麼我們沒做這夢？大約年紀老罷。天上的帝主不要我們這老婆子做花神？」說得大家笑起來。雙瓊道：「你們要供到花神廟裡，我來同你們合拍一張小照。雪貞道：「拍照要退色，不及請素嫂子的畫的好。」素秋笑道：「我的中國畫更不如珣姊妹西洋油畫的像。」夫人道：「你們當真要供起來？之人的拜一則恐怕折福，二則不當穩便。」蘭道：「這個倒不須慮得。此時恰值蘭生走來，聽了這話，喜便道：「這事甚好，快快辦起來。」程夫人笑道：「雖則說不給人家男子看，倘然他們強要進來，如何呢？」蘭道：「這第一天要是有人來看，必不得已，可以給他觀光其餘這些日子，橫豎廟門常常鎖著，除了我們女客男子一概不能進去。既然不到那裡，還有那個來拜呢？若是我們自己拜自己，更是不消說得有什麼福好折呢。」程夫人笑道：「這這個倒還可使得不要哄得園外人都知道相君這道自然。」就是少爺們知道了，也不肯傳出去的說，這只見廚房老媽子排出席來，是十六碟燕窩八大小三道點心燒烤的格式。夫人笑道：「太講究了。」蘭笑道：「太太奶奶小姐今日的坐位都已派定了，不能推的。若要推就是俗了。」程夫人笑道：「既這麼著，你把我請著了。」遂坐了東賓和一位貴賓，二素仙三月仙碧霞四蕭卿第五相陪小蘭坐在側首，西首一席第一位吳太太，二素定三凌寬，四霞裳五韻蘭相陪，向西一席第一位喜珍，第二位珣，三玉田四秀蘭，五湘君相陪，朝東一席第一位素秋，第二雙瓊，三文玉，四幼青，五月紅，六珊寶相陪，外院東席朝南第一秋鶴。

第二齣雲三蘭生四伯琴五知三替主人相陪西席朝南第一芝仙第二友梅三麗士四仲齡五介侯替主人相陪佩娘公舉監酒內外六席上各具杯箸隨意坐在陪客主人之下看官須知道這小說書最怕人多人數既多叙了這個人不免遺了這個人作書的只得一枝筆看書的只得一雙眼總苦不能兼顧如今要把六席的男女三十餘人一時並寫就是千手觀音也不能做九頭鳥也不能說只好略略敷衍如今坐席之後另添每席一人斟酒最忙的不過是個配帳其時正是晌午日色微晴春陰猶薄外面桃林中淡紅微白放著鈴聲地上一片大雲花幾陣陣從裡面望出去果然是春風霽雨爛熳爭妍小蝶蜜蜂紛紛不去把個闌紅兩字做得十分飽滿院內外席上的人嚼不絕口蘭生在外邊飲了幾杯又走進來各處坐坐拿了盞替每姑母各人斟酒弄仙幼青玉田湘君燕卿碧雲蘭蘭實素雲文玉玉潤寶均不要他斟程夫人笑道我們大家已領了情你們不領他也不依的領領情罷蘭生笑道我也是仗著主人的意思借花獻佛呢衆人只得各飲半杯斟到雙瓊雙瓊一定不飲蘭生道我來替你喝罷就持杯欲飲霞裳便走過來就雙姑娘的酒不熱了你要飲喝我這一杯也是你斟的還熱說著便去取來放在蘭生口邊蘭生嘗了一嘗笑道太熱佩娘正是進來笑道酒飲熱的你不敢飲我來替你飲蘭生道你來喝熱不熱這個酒我半斤就醉了還能做詩麼佩娘笑道你拿來蘭生真個送去佩娘一飲而盡笑道我也並不嫌熱蘭生笑道佩娘便去夾了一片笋剛送到佩娘口中雙瓊含笑點頭蘭生看見了想著前日的話就不好意思起來佩娘笑說多謝我自己夾夾就便這等說也忘了情便把口去受著蘭生因雙瓊點頭便不敢送去此時佩娘要喚蘭生縮住不送後來蘭生到底自己喫了衆人看這等情形反引得蘭夫起來佩娘滿面飛紅託故出去蘭生也紅了臉向雙瓊笑遞妹妹到底我替你斟一杯你這杯冷酒傾了罷雙瓊冷笑道請便我不敢當快些外邊去應酬的好蘭生搖手只得出來雙瓊低低說道可不差還是外席去的好有心人在那裏呢外邊知三揚著門簾問道你們什麼樂同近說一聲雙瓊笑道就是紅樓夢上的飲罷程夫人笑道蘭哥給佩娘笑哄他做了把戲呢知三便去向佩娘笑道上年做了受吐今兒又做大小腸麼急得蘭生撇著嘴指著裡面低低說道小姐上茶今杯也拿來應喝的我們就喝蘭蘭笑道真要這樣方為有趣就命小丫頭替二位宗兄了罷他們聽見了笑話呢佩娘

你犯了許多伯樂笑話。醉也不打緊。替你受還了。啞就是了。佩練醉了。伯琴一口。仲蔚等衆人看後。還傳到裡面。再交出來。捧好。以後每掣一等六席中。必傳觀一遍。仲蔚掣的是。

香色世間草木是無情。猶有相親並。○此後有掣得寶玉簪玉湘雲者。多飲一杯。

同年同語好吟及脫衣解帶者飲。

外邊伯琴及梅二十七歲同年。裡邊韻蘭寶秀蘭二十三歲同年。湘君凌宵二十二歲同年。玉面喜珍文玉月仙二十一歲同年。幼青柔仙十六歲同年。珩堅雪貞霞裳佩練之仙十七歲同年。雙瓊蘭生十五歲同年。秋鵝之仙同語。皆各飲了。韻蘭秀蘭寶湘君碧宵同語。柔仙凌宵同語。佩練倚虹同語。俱飲了。秋鵝解帶蘭生脫衣。文玉在那裡縛鞋帶。也罰一杯。交令。及梅聖雲衆人看時。

平兒回我做夫人便做得過。○帶金鑲鎖鑰。及與己同庚者飲。

外邊惟佩練伯琴飲一杯。裡邊除二位太太珩堅雙瓊素秋不帶金鑲。其餘都飲一杯。連碧宵之婢倚虹。韻蘭之婢露月。珩堅之婢暗香。柔仙之婢俊官。寶秀之婢玉憐。素秋之婢綠香。秀蘭之婢小碧。湘君之婢露華。也都帶着金鑲。寶秀勉強要他們飲。露月笑道。這是席上人的令。寶秀笑道。我不管席上席下。但帶金鑲的必要飲。不飲把鑲子退下。送我倚虹。道。今出雅行。也強不過了。露月叫罷。露月笑道。無名酒。我是不飲的。倚虹道。你們不飲。我來替你們飲。就一起飲了。三杯。寶秀笑道。好妹子。那邊露華道。膳這兩杯。我來飲。寶秀道。你兩個人好。大家不要立着。坐到我這邊來。替我盥盞。送命人移了兩個小方几。排在自己旁邊。叫他二人坐下。程夫人道。這兩位姑娘畢竟生得體面。寶秀向倚虹笑道。如何。我一擡舉你。太太便讚你了。還不去敬一杯酒。二人果然走過去敬酒。兩位太太笑道。姐姐們莫客氣。到不敢當了。今日沒得東西送你。我們自己搜搜看。於是程夫人送倚虹一枝翠玉簪。顧夫人送露華一方紋綃帕。二人謝了。臨生外邊。芝仙又掣了一枝簪。上註着。

胡氏回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續絃初會。新客新婚者飲。

芝仙所聚宴各飲訖。兪士掣了一枝。傳與衆人看云。

邢岫烟。猶是怯衣單。服舊衣有賢內助及袖大者飲。

席中賢內助秋鶚。芝仙各飲。姑娘們大袖均不算。介侯接令掣籤傳的是。

芳官。同年紀小性氣剛。同姓裝醉辭酒者飲再辭罰大杯。不准代飲。

外邊知三友梅蘭生。芝仙伯琴仲蔚。兪士飲。裡頭洪素秋。雅書貞。顧珩。整。歐陽雙。瓊。史月仙。謝湘君。謝珊。寶金。素雲。金幼。

奇。飲飲畢。佩線道。東席首坐掣籤。於是秋鶚掣著一枝。一看是。

侵大姐。回小孩兒口沒遮欄。能言及說新聞者飲。

衆人笑道。他現今有些像。便掣著這枝。佩線道。外面如三伯琴。蕭雲能言。裡頭所切切喜切切。珊姑娘。霞姐能言。各飲。

一杯。我家姑娘飲半杯。蕭雲同言。姑娘說新聞飲一杯。蕭雲笑道。我並不能言。佩線道。你言語圓和。不得罪人。不是能言。

麼。蕭雲只得飲了半杯。

侍書。回啟朱唐語言的富。科好書。作教讀西席。習刑名商格者飲。

佩線笑道。你說不能言。這回子可怎麼說。蕭雲也不置辯。外面能言者。知三進士。裡面韻蘭。秀蘭各飲一杯。燕卿笑道。佩。

線也要飲一杯。佩線笑道。我不能寫字。秀蘭道。你的字也算難得了。飲半杯罷。佩線只得飲了半杯。伯琴掣籤。乃是。

齡官。回知音者方心自佩。席中能作樂者。飲。知琴者倍飲。同年同鄉同寓同門者。

飲。

雪貞幼青。伯琴倍飲。韻蘭。秀蘭。相君。凌宵。霞。蕭友梅。苗。幼青。玉田。洋琴。風琴。柔仙。管。簫。素雲。文玉。琵琶。均飲。知三。同聲。衆。

人看時。

劉老老。回真是積世老壽星。自飲一大杯。能說故事新聞。或笑話者。免飲。年長及。

從解閨來者飲。

飛鵬最長，飲一杯，佩服這寒鄉間，來均飲如三笑，道我來飲一大杯罷。衆人知道知三的笑話最好，不許他就要說笑話，便也勸着酒。杯知三因想了一想，只得說道：「朱晦菴註了經書，心裏快樂得狠，以為從此以後，我可以同孔夫子住在一起，千古不朽了。果然後來宋朝一個皇帝，叫他入聖廟裡頭，朱子得意洋洋，整整衣冠走進去，到道山亭，忽有多少做先生的鬼魂攔住，問他要飯。朱子道：「我又不是飯主人，何故向我索飯呢？衆鬼道：「你實可惡，故而如此。」朱子哄他道：「待我進去了，同孔夫子訴個法兒。」鬼魂不許，朱子道：「你們到底什麼緣故要弄着我呢？」衆鬼道：「這孟子說的從先生者七十人，這個學生數目已經少了，你說二千五百人為師，以致先生太多，學生太少，我們皆為這個緣故餓死。今日本來要索你的命，因你說學士年長者，故請了我們一句。現今且放你進去，你不同我想個法兒，休想放你過去。」朱子逐一徑道來，方到儀門，恰正撞着子路，就行行然拔了劍要殺他。朱子道：「我註了書，與你們有功，你倒恩將仇報，起來。」衆子路看見了，走過來勸開，起子路何以要殺他。子路道：「他實在狂妄可惡。」明明夫子的面貌，其頂若蓬，是一種悲悶的樣子，他竟比起一個奸人來，就是別的奸人也罷了。偏說夫子貌似陽能，可知陽貨並非好手，眼豈非有心要賣他？又說我鼓瑟有北鄙殺伐之態，他不知幾時聽見的我，要請問他，難道他宋朝的人，聽得我周朝鼓瑟，又說我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他，何從見得？子路怕他真個動手，只得善言勸解，說夫子同我說過的，其起來你就饒了他，放他去，不准他進來，就是了。於是做好做惡，子貢又恐別人攔阻，護送出來，說你因講我的學多，而能識，所以用這個情，豈知方到大門，先生的餓鬼魂都在門口等著。因問朱子見了聖人，如何說法？朱子無言可答。鬼魂知道被哄，便把朱子扯住，要相攔，說子貢道：「不得無禮，有話好說。」鬼魂道：「我們生前都是教書先生，被他註了書，就餓死了。子貢道：「何故呢？」鬼魂道：「我們做先生的，本來尊貴，束脩也多，他說來，束脩甚薄，若從此請先生的無厚束脩了。孔子說有酒食先生饒，束脩既薄，日日有酒食，還可解餓，他又說先生父兄也活活的把我們的酒食奪去，供給學生的父兄，我們餓了肚子，教書還望他的節，豈重送可以勉強敷衍？豈知他又不顧，又說此一餠，總結上兩節，是明明與我們為難，所以來尋他。」子貢一想，被人須當救濟，不如把他哄開，再說。因道：「你們不要胡鬧，夫子已經到了他。」叫他到闕王那裡去轉投一件東西，鬼魂道：「投」

的什麼子貢道：「投一個卵胞，說得衆人大笑起來。」程夫人笑道：「污蟻先賢，不怕罪過麼？」於是蘭生掣箸，衆人看時，只見箸上註着：

賈寶玉。我多情，早被無情惱。新科新舉，新得子新出門，新回家者，飲好言情者。

飲。

芝仙秋鵲蘭生喜珍韻蘭珩聖秀蘭雙瓊月仙佩縷霞裳，柔仙文玉皆飲。外院令完佩縷到裡邊來，從程夫人一席起，程夫人道：「我倚紅替掣，他也掣一枝佩縷道：『好倚紅就先替程夫人掣了一枝。』看時，

史太君。有福之人。合席賀一杯。多子孫者飲。

合席賀了。倚紅又自掣一枝云：

尤三姐。新釘鐵鐐。郎舅同席者，故姊妹大一杯。佩刀好劍者飲。豪爽者飲。

蘭生掣芝仙一杯。碧霄珩聖倚紅素裳，凌霄秋鵲都飲一杯。令交柔仙柔仙掣得一枝。衆人傳看，上寫着：

迎春。時非不遂男兒願。談因果，怕丈夫懼內子。及默坐不語者飲。孫姓犯以上者倍飲。不犯者飲一杯。強辯者倍罰。

者倍罰。

知三秋鵲介侯看着蕭雲霞道：「你要強辯，不強辯，蕭雲霞沒法，只得飲一杯。衆人皆笑了。問伯琴仲爵道：「你們兩杯一杯，伯

琴笑道：「我是不怕的，不信你們進去問喜姑姥。我同他倒過馬子，沒有裡邊聽了，笑起來。喜珍罵道：『不要臉的東西，什麼都胡說出來。』於是雲霞一杯。吳太太笑道：「可惜我們老爺死了，否則我也要飲呢。衆人又笑了。燕卿掣得一枝。衆人

看時，

夏金桂。春心蕩。席面前有雞鴨骨者飲。做小叔有嫂嫂在座者飲。懼內者飲。

燕卿紅了臉道：「這個酒令混說，不好。」蘭生道：「頑意兒，你當了真，也是飲了。」佩縷道：「仲爵蕭雲霞喝酒罷，你們誰有雞鴨骨的？」介侯看着秋鵲笑道：「就是找同秋鵲四個人通喝了。」佩縷看着月仙素秋有雞鴨骨，因催他飲了。文玉道：「雙姑姥門前

也有帶要飲。雙環把這個骨給他看過。你看是什麼骨。文玉看了一看。笑道。你怎麼喫魚多。喫骨呢。幼青笑道。顧爺在幾個桌上檢出來。要做法仙的。佩環道。馮姑娘。聖龍聖寶。因擊了一枝。看是

元春。我。我只道玉天仙。離碧霄。具慶品貴。正月生。及後入席者飲。

秋鵬。芝仙。蘭生。雙環。珩聖具慶各一杯。程夫人品貴一杯。秀蘭寶裳。知三友。梅正月生各一杯。倚虹月仙。最後入席。也各一杯。當員聖等看時。

雙鵲。難將兩氣接。自飲一杯。髮多者飲。行新令一周。不行新令。作一絕。投或飲。

三大杯。

文玉霞雲髮最多。飲一杯。雲自笑道。我也不行新令。也不飲酒。彈一曲。琴罷。只是沒琴。幼青道。我那裡有。便叫愛奴回去取來。這裡先請吳太太聖壽。此時吳太太同程夫人隨意坐在炕上。喫。只揀了幾樣精緻的菜。捧送上去。這回要聖壽。吳太太便笑道。親家太太請倚虹。幫我就請薛華聖壽。也叫他聖。一枝佩環就叫薛華替太太聖。一枝是

李然。推殘國太君。母女同席者飲。

喜珍飲一杯。文玉聖壽。衆人看時。上寫著

文官。方心無邪。工書法者飲。

外邊知三麗士。裡邊秀蘭。蘭蘭。碧雲。珩寶。湘君各飲一杯。令交金幼青。幼青聖得一枝。看時

柳湘蓮。受做夢裏南柯。好劍有力者飲。好戲劇者飲。

韻蘭向佩環道。方纔一枝寶玉。這回一枝湘蓮。怎麼男人名字的不檢出來。也是在裡頭。佩環道。我同秀姑娘。檢得清清楚楚的。怎麼混呢。蘭生笑道。雙環。姊妹混進去的。韻蘭道。不好。恐怕還有。快檢出來。雙環笑道。就這兩枝。我混進去。哄你們的。程夫人笑道。傻丫頭。總是孩子氣。幾時改呢。佩環笑道。以後沒得就罷了。請碧姑娘。倚虹姐姐。飲罷。碧雲笑道。好沒來由。教我飲這個。所麼。笑道。都是姊妹。蘭蘭的我同你各替他飲一杯。罷。便把酒一飲而盡。雙環方要喝。蘭生忽然走

了進來雙環道你來得好替我飲一杯便送了過去蘭生就在他手內喝了又去把雙環的箸夾了一片雞片兒要蘸些醋程夫人道不許多蘸醋要毀牙的蘭生就蘸些清醬喫了碧霞玉梅笑著也陪飲兩杯又看月仙掣的是

司棋○我魂離飲○自飲一杯有痴情者飲

秋鵬蘭生韻蘭秀蘭素仙月仙佩縷霞雲等各飲愛奴已把琴取來雪貞彈了一金湘妃怨清音製琴衆人看是

九二姐○念休離○帶眼鏡身邊有金飾者飲

知三仲射各一杯佩縷道有金飾者飲這個倒難我們誰沒金飾程夫人道他說著身邊不是說帶的誰人身邊有了方飲衆人大家說沒有於是交令給韻蘭韻蘭笑着說我要掣好名色的你們大家賀我遂向筒中掣了一枝衆人看時

林黛玉○令仕女班頭○共賀一杯掣著寶玉者敬酒送飲惜花善病多愁及二月生

者飲

韻蘭頗覺得意大家說虧你說得巧你的花榜上也是這句果然要賀你恐怕你檢出來的佩縷這箇深等絕他那裡能檢衆人公賀了蘭生敬韻蘭一杯芝仙蕭雲珞寶幼青二月生各飲一杯月仙素仙多愁雙環多病秀蘭珞寶佩縷珞堅文玉仲射友梅惜花各飲一杯寶雲掣了一枝是

紫鵲○比目魚分飲○有恒心者飲姓名有玉字者飲

玉田文玉各一杯有恒心的人大家不認碧霞道歐陽姑娘玉姑娘專志西學佩縷專志做詩掣了頭專志禪悅幼了頭專志音響秀了頭專志珞寶是恒心蘭生道你專志創製雪中神專志琴棋也是恒心於是大家飲了令文素雲素雲在筒裡掣一枝看是

藕官○念感懷者斷腸悲感○有心事結賦具者飲

介侯霞雲燕燕卿吸煙在那裡拈紙籤各飲一杯佩縷道有心事淪難了珞寶笑道秋鵬飲一杯應喜奶奶掣等每珍掣一枝看道

王熙鳳◎你忒慮過空算長。○自飲大杯說笑話好修飾。及九月生者飲

玉田倚虹杖鶴皆九月生各飲一杯喜珍也是九月生飲了大杯之後復飲一杯珩聖雙環碧霞文玉燕卿設宵倚虹霞
棠好倚飾各飲一杯連催喜珍說笑話喜珍笑道我不能說笑話請珩聖姑娘替我說笑話也容易但是奶奶要飲三
杯呢喜珍笑道兩杯好不好珩聖笑道就兩杯我代一杯於是彼此飲畢珩聖笑嘻嘻的想了一回便笑道我也是朱子
的只怕不好衆人道也好珩聖因說道朱子註了五經四書孔夫子感激得獨送他禮物四樣寫了一個禮單開列說註
具菲儀四色伏乞晒存十個字下邊寫着某拜四字因倉年間多寫一個拜字朱子看了又要把這禮單註釋起來寫
在旁邊云謹恭設也具備也稱尊也儀禮幣也四色猶言四種也伏值僕投地之誠云云心求請之說也做笑也存收納
也托姓某名兩字文據曰拜下拜字疑衍文註好了放在書房中孔夫子偶然過訪朱子正值他出孔夫子見了這位以
為多事便在旁邊批云妄費筆墨太覺喧嘩後來朱子看見了又註起來說妄費無用也筆以毛為之上有小竿形如帚
墨出於吾鄉皆丈人所用者過甚曰太了悟曰覺喧嘩光陰說說得大家笑了蘭玉笑道形容絕妙朱子亦嘗大笑然
道玉姑娘筆亂未知玉田生製得何等下章自有文字

海上塵天影第三十四章

桃花社香口賦新詩 普陀山飛史逢故劍

玉田生聽了佩鐲的話在箇中掣了一枝衆人看等上刻着

襲人○慶慈眉死臨侵地○自飲一大杯能度一曲者免飲東花神帶者飲

碧霞雲山雙環燕卿文玉蘭生皆東花帶飲了一杯玉田笑道我來唱支東洋的曲兒因命人取了六角琵琶來彈奏唱
道

竹橋三月豈花香。一滴滴金兒。一滴滴金兒。唱。廟港嬌生識得小野的郎。一滴滴金兒。昨夜村田踏歌。唱。山。冷
冷水冷。冷的。勝如出浴鳳求凰。一滴滴金兒。別後的相思望斷腸。一滴滴金兒。一滴滴金兒。唱。楊枝搖曳又

是竹枝長明一滴金兒嗎當著寒蛩晚雁斜月殘燈寫不了斷腸詩句子。守著黃風水殿庭時一滴金兒
唱畢大家讚好。佩纔進玉姑娘唱的什麼詞。王曰笑道我們新編的滴漏詞共有十支我唱了三支呢。程夫人笑道果然
宛轉得好。芝仙道我們聽見過的花船曲更好。文玉道那是要四五個人纔好唱呢。衆人說話之時佩纔已請湘君等
看詩書上寫者。

妙玉命是離恨天我誰想這裡遇神仙。○好權悅好潔好棋新雄頭作寄客者飲。

蘭生仲尉好潔韻蘭燕卿寶碧月仙佩纔倚紅好潔均飲一杯。芝仙秋觀蕭雲伯琴仲尉知三作寄客友梅新雅頭
均各飲一杯。韻蘭笑道他偏掣著也巧極了。論理要公賀一杯呢。那邊兩位太太已喫了飯在外邊禱使叫人喚了燕卿
出來說我們要先去。橫豎又不做詩。你只叫蘭哥兒蛟陽姑娘莫多喝酒。燕卿道請太太再生一回子去。程夫人笑道壯
子裏都裝滿了。那裡還能放進去。我們一進來他們又要搖動送的留的何苦呢。你請使罷。說著各扶著丫頭去了。燕
卿方纔進來告訴了他們。蘭生便要坐雙環不說笑說進還是坐在那裡給我們傳事。那邊秀蘭掣的一枝是

惜春命穿一套縐素衣裳。○吾喜信傷身延年少者飲。

衍聖春秋韻蘭寶碧士著畫相君壽華韻蘭衍聖秀蘭信佛蘭生雙環幼青年少伯琴雪自徵林均各飲一杯。衍聖掣
一枝探春命人爭看詩上云。

探春命一事精百事精。○智同監令飲令酒一杯。逸行要出。三月生者飲。

佩纔笑道好了。大奶奶替我監監待我鬆勁一回。便把令簡交給衍聖自己走出去了。這裡蘭生是庶出。飲一杯。席中無
逸行之人。男客伯琴介係女客。春秋韻蘭會三月生各飲一杯。衍聖笑道佩纔姑娘要請我監令酒頂替一杯代勞。佩纔
尚未答言已出去了。蘭生便去取了酒杯。遞給他飲一杯。說著一飲而盡。雙環看蘭生又代佩纔飲酒。便走出位來立
在庭心裏點點頭兒。蘭生看著不好意思。思便來搭訕。笑着說妹妹我門得緊。同你出去散一散。雙環冷笑道我還要做
又沒掉了魂。你一個人去的好。蘭生便走。雙環外邊的花多采上。未幾蘭生只不聞一聲走了。衍聖便命雙環

就割了一枝看時

晴雯：『今生不是並頭蓮。』笑着執扇貼頭風膏，長指甲者飲。

甄士秀蘭長指甲，燕卿雙瓊、柔仙、仙頭、風膏、素雲、凌宵、虹友、梅執扇均飲一杯。幼青掣得一枝。

泰可卿：『畫中愛寵。』房中精緻及號有卿字者飲。

韻蘭、燕卿房中精緻各飲一杯。燕卿有卿字，再飲一杯。輪到珊、寶、素、素一一看是。

薛寶釵：『夜夜教他孤另。』靜默體肥者飲。

如三喜珍玉田體肥，柔仙雙瓊靜默各飲一杯。雙瓊飲着便走出外院，隔著玻璃窗四處招蘭生不見。到後院西廂房看窗外，只見蘭生手中拿著一張紙，跑到庭心東北角假山石子洞後，一回便出來。雙瓊悶著在窗門縫兒裏張，只見佩線也出了假山洞，說道：『我們去罷，還要飲。』令杯酒蘭生道：『你先去佩線去了。』蘭生也就走。只聽得外邊嚷雙瓊妹喝酒，那裡去了。蘭生道：『我去招來。』方出了意春軒，雙瓊已經來了。蘭生笑道：『妹妹，飲令杯酒。你那裡去的？雙瓊沉著臉不認，走進來，執杯便飲。蘭生道：『酒冷了。』我來換一杯。雙瓊把冷酒一飲而盡，冷笑道：『你去幹你的事，我死了也不干你的事。』蘭生只得訕訕的到外院來。文玉掣的五兒、西廂句是有情不遂，皆似此有玉字旁者飲。方輪著素秋掣了一枝。

史湘雲：『虛名兒誤賺我。』要爽者飲。

碧雲、玲聖、倚虹、凌宵介侯各飲一杯。雙瓊笑道：『虛名兒應改一句小梅香伏侍甄蘭道，却不切相雲。雙瓊冷笑道：『雖不切，史湘雲別人家是切的。』衆人也不理論。惟蘭生佩線虛心，面孔紅了一紅。此時准小春月紅，未曾掣籤，因衆人急要做詩，便令草草掣了各一枝。一是一入畫，一是彩雲，是各飲一杯的。飲畢之後，珩聖通令完了。我們喫飯散席罷。韻蘭道：『命人端出飯來喫罷。』漱口、擦臉、喫茶散坐。衆美人也有踏青的，也有撲蝶的，雙瓊摘的蝶已不見了，也有倚欄的，也有搥手的。這裡蘭生秋鵬知三友梅韻蘭珩聖秀蘭佩線商議出題。友梅道：『還是即景聯句的好。誰做得高興多聯些不高興少聯些。』三十餘人若大家一聯已是長歌了。韻蘭道：『七古五古。』珩聖道：『七古也。』使得佩線道：『仿吳梅村體。秀蘭道：』也好。但是